

东岳文库

长篇小说

古船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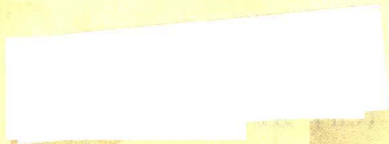
张炜

山东

文艺

出版

社



张皓山兄弟美术馆

吉船 ①

东田文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古船/张炜著.—济南：山东文艺出版社，2001.3
(东岳文库)

ISBN 7-5329-1843-2

I. 古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5680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700×1000 毫米 32 开本 16.75 印张 6 插页 283 千字

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(上、下册) 总定价 21.00 元

东岳文库前言

一、中国理应有这样一套文库：首先是它的内在品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其次它属于印刷精美的普及型小开本，其低价位能真正为民众的书架着想。

二、文库本需要囊括这样的作家：他的作品不必说成“当代经典”，但可以说“走向经典”；即使在未来数字化的文学史上，也起码会是闪烁的光标难以绕开的符号，是不可删除的部分。

三、考虑到时间对于选择的不可替代性，一般要求入选作家的“文龄”在二十年以上。一旦选定，即分阶段出版其全部作品。

四、在一次次文化和艺术的潮起潮落中，他们以其顽强探索，终成为不沉的文学岛屿，形成了自己积极而高雅的精神气质与艺术格调。

五、放到世界文化版图上考察，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植根于东方，其作品与优秀的民族文化呈现出明显的

传承关系。

——在众声喧哗、泥沙俱下的时下文坛上，我们谨以如上的认识，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责任感和艺术自信心。

——这套文库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，它的门槛也将进一步垫高：所有这一切豪志，都有赖于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努力，更有赖于广大作家和读者的密切合作。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一年

东
岳
文
库
张炜简介

张炜，男，汉族，1955年二月生于山东省龙口市，原籍山东省栖霞市。现为专业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古船》、《九月寓言》、《拍慧》、《家族》、《外省书》等。

东岳

文库

古船

①

张炜

山东

作家出版社

1988年

第1版

第1次印刷

1.00元

（北京）



第一章^①

我们的土地上有过许多伟大的城墙。它们差不多和我们的历史一样古老。高筑墙，广积粮，被认为是上上之策。于是在黝黑的泥土上，在贫瘠的山岭上，就有了那么多崇高连绵的东西。每座城下都流过血，滋润出一簇簇青草。庄严的齐国长城西接济水，东临大海，曾把整个山东半岛横切为南北两半。像很多城墙一样，齐长城如今也毁掉了。《括地志》上记：“（齐）长城西北起济州平阴县，缘河历太山北岗上，经济州、淄州，即西南兖州博城县北，东至密州琅琊台入海。”沿着它指引的方向去寻找古城的踪迹吧，总还能够看到几处遗址。临淄故城就是齐都，从公元前九世纪中叶齐献公由薄姑迁入，直到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灭齐，历经了六百三十多年。而秦汉时又完全沿用了齐故城，直到魏

① 最初发表于《当代》1986年第5期。选自《张炜文集》第1卷。

晋。齐国古城在一千多年的旷远历史中竟然一直不朽。芦青河发源于古阳山。古阳山地带也有一截城垣，是否属于齐长城就很难考了。有人在这一带多次勘查，结果不得而知。后来他们又沿河水北上四百里，来到中下游一座叫“洼狸”的重镇。那儿最触目的竟然还是一道城墙：整个大镇被一道很宽很矮的土墙围起来。墙基露着三合土，城是方的；拐角处陡然高大起来，并有包砖。砖的颜色已经像铁，最上一层的城垛还很完整。勘查者抚摸着砖石，仰视城垛，久久不愿离去。也就是这次北上，他们发现了一处极为重要的古都遗址：东莱子故城。遗址离洼狸镇很近，那儿有一座高大的“土堆”——仅存的一截夯土城垣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镇上人已经用它烧了几辈子砖窑。砖窑自然马上被废止，并立起一块石碑，上面刻了金字，说明这个土堆是东莱子国的故城墙，属重点保护文物等等。洼狸镇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，但他们却从此知道自己的镇子曾坐落在东莱子国的都城。事情再明白不过，大家都在“东莱子国”里过生活了。稍微展开一下想象，就依稀可见那在阳光下闪亮的甲冑，听到战马的嘶鸣。不过兴奋之余也多少有些遗憾：似乎古都城墙不该是那个“土堆子”，而活活就该是这镇子的高大城墙。

铁色的砖墙城垛的确也显示了洼狸镇当年的辉煌。芦青河道如今又浅又窄，而过去却是波澜壮阔的。那阶

梯形的老河道就记叙了一条大河步步消退的历史。镇子上至今有一个废弃的码头，它隐约证明着桅樯如林的昔日风光。当时这里是来往航船必停的地方，船舶在此养精蓄锐，再开始新的远航。镇上有一处老庙，每年都有盛大的庙会。驶船人漂荡在大海上，也许最爱回想的就 是庙会上熙熙攘攘的场景。老河道边上还有一处处陈旧的建筑，散散地矗在那儿，活像一些破败的古堡。在阴郁的天空下，河水缓缓流去，“古堡”沉默着。一眼望去，这些“古堡”在河岸一溜儿排开，愈来愈小，最远处的几乎要看不见了。可是河风渐渐会送来一种声音：鸣隆、鸣隆……越来越响，越清晰，原来就是从那些“古堡”里发出来的。它们原来有声音，有生命。但迎着“古堡”走过去，可以见到它们大多都塌了顶，入口也堵塞了。不过总还有一两个、两三个“活着”，如果走进去，就会让人大吃一惊：一个个巨大的石磨在“古堡”中间不慌不忙地转动，耐心地磨着时光。两头老牛拉着巨磨，在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的路上缓缓行走。牛蹄踏不到的地方，长满了绿苔。一个老人端坐在一旁的方凳上，看着老磨，一会儿起身往磨眼里倒一木勺浸湿的绿豆。这原来是一处处老磨屋。那鸣隆鸣隆的声音更像远处滚动的雷鸣。河岸上有多少老磨屋，洼狸镇上就有过多少粉丝作坊。这里曾是粉丝最著名的产地，到了本世纪初，河边已经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粉丝工厂，

“白龙”牌粉丝驰名世界。宽宽的河面上船帆不绝，半夜里还有号子声、吱扭吱扭的橹桨声。这其中有很多船是为粉丝工厂运送绿豆和煤炭，运走粉丝的。而今天的河岸上还剩下几个老磨在转动，镇子上就剩下了几个粉丝作坊。令人不解的是那些破败的老磨屋为什么在漫漫的岁月中一直矗立着？它们在暮色里与残破的城墙遥遥相对，似乎在期待着什么，又似乎在诉说着什么？

由一道城墙围起的这片不算太大、也不算太小的泥土上，一代代生息繁衍了这么多人口。矮矮的小屋，窄窄的巷子，表明了他们生活得是多么拥挤。但人口再多再乱，只要从家族、从谱系上去看，就会清楚得多。血缘关系的纽带会把一些人执拗地连结在一起。他们的父亲、爷爷、老爷爷、太爷爷，再到儿子、孙子、曾孙子……图解起来像一串串葡萄。这个镇子主要由三大姓组成：老隋家、老赵家、老李家。老隋家的兴旺是其他两姓远不能比的。人们认为这与一族人的底气有关。在人们的记忆中，老隋家好像就是从粉丝工业上兴旺起来的，最早他们只有一个小小的作坊。到隋恒德这一代，老隋家到了最兴盛的时候。他们在河两岸拥有最大的粉丝工厂，并在南方和东北的几个大城市里开了粉庄和钱庄。他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隋迎之，一个叫隋不召。兄弟两个先在家里跟一个老先生读书，后来隋迎之又被送到青岛读洋书。隋不召常到码头上闲逛，一直逛到哥哥

读书回来。他扬言说总有一天要跟上大船到海上去。开始隋迎之不信，后来终于害怕起来，就告诉了父亲。隋恒德用一片乌木板打了小儿子的掌心，小儿子搓着手，死死盯住父亲。老人最后终于从这眼神上明白过来，知道管教也是枉然，说一声“罢”，也就扔了乌木板。一天深夜刮起了大风，雷声不绝，被惊醒的隋迎之爬起来看了看，弟弟不见了！

隋迎之为弟弟遗憾了多半辈子。父亲过世后，他一个人接过了庞大的家业，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他也让孩子们读书，也偶尔使用一下乌木板。这时候渐渐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，老隋家开始走下坡路了。隋迎之的结局很惨。只是在死前那一段，他才忽然羡慕起隋不召来了，但这会儿什么都晚了……隋不召在水上漂荡了半辈子，大哥过世的前几年才回到镇上。他不认得镇子，镇子也不认得他了。他走路晃晃荡荡，把洼狸镇的街道当成船板了吗？喝酒，酒沫子从胡须上流下来，直流到裤腰上。这哪里是老隋家的二少爷，干瘦干瘦，走路时两条小腿不停地交缠，脸色蜡黄，眼珠都是灰的。他一张嘴就胡言乱语，吹得没有边儿，说这些年可见了大世面，驾船到了南洋、西洋，领头的就是郑和大叔。他叹息着：“大叔可是个好人哪！”没有人信他的话。他讲海上生生死死的故事，倒有不少年轻人围上听。他说行船得按《海道针经》上来，那是一本航海的古书。年

轻人不眨眼地听，他倒哈哈大笑起来，说南海沿那些姑娘好啊……镇上人断定：这个人注定这辈子完了。老隋家也注定完了。

隋不召回来这一年该记入镇史。就是这年春天，有一个巨雷竟然打中了老庙。半夜里庙宇烧起来，全镇人出来救火。大火映亮了整个洼狸镇，有什么在火里像炮弹一样炸着，老人们说那是和尚盛经的坛子烧碎了。古柏像是有血脉有生命的东西，在火焰里尖声大叫。乌鸦随着浓烟飞到空中，悬巨钟的木架子轰隆一声倒塌了。除了燃烧的声音，人们还仿佛听到一种低沉的呜呜，忽高忽低，像是巨钟的余音，又像是从遥远的地方吹角的牛角号。令人震惊的是火焰就随了这声响忽高忽低。灼热的气浪把围上近前的人烤得大叫，火舌就像红色的指头一样伸出老长，把试图冲上去救火的人一个一个按倒。他们哼哼着，爬起来就再也不敢上前了。老老少少呆若木鸡，鼻涕挂在嘴巴上。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场大火。天放亮时老庙也正好烧完，接着大雨浇下来，雨水冲刷着灰炭，黑色的水流像浓厚的墨汤一样在街上缓缓流动。全镇人都沉默了，鸡狗鹅鸭也缄口不语。天一黑，大家都赶紧上炕睡觉，要说话也只是互相看一眼。十天之后，有一条远道来的船在芦青河搁浅了。全镇人惊慌地跑到岸边：河心里停了一条三桅大船。河水分明是变得浅窄了，波浪微微地拍打着堤岸，

很像是打着告别的手势。大家帮着拽那条大船了。

后来终于又有了第二条、第三条船搁浅。令人恐惧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：河水越来越窄，最后是进不来船了。人们眼瞅着一个大码头在慢慢干废。

整个镇子都变得懒洋洋的。隋不召在街上蹓着，一对小灰眼珠流露出深深的悲哀。隋迎之的头发花了，常常叹气。粉丝工业特别赖水，河水浅下去，就不得不停下几个磨屋。最让他忧虑的还有世事的变迁，一颗心像被什么日夜绞拧着。至于这个从大海上归来的兄弟，也愈来愈令他伤心失望。有一次几个女工抬着一箩湿粉丝去晒粉场上，扔下箩筐就慌张地跑回来，说今天无论如何也晒不得粉丝了。隋迎之搞不明白，亲自到场上看了看。原来是隋不召一丝不挂地仰躺在细细的白沙上，舒服地晒着太阳。

隋迎之的大儿子隋抱朴当时已经长得天真可爱，到处跑动，人们见了都说：“老隋家的又一颗旺苗。”隋不召也特别喜欢这个侄子，常常把他扛在肩头上。他们最常去的就是那个干废的码头，望着变窄了的河道讲一些船上的故事。抱朴慢慢长高了，长得挺拔俊逸，隋不召不得不把他从肩上放下来，又去扛小侄子见素。抱朴这时候已经很懂些事情了，父亲悬腕为他书下几个大字：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。他希望儿子将其当成座右铭。抱朴恭恭敬敬地收了起来。这一年的春夏秋三个季

节无声无息地过去了。冬雪落在闪亮的河冰上，覆盖了河道，覆盖了河岸上那一个个古老的磨屋。雪天里有不少人跑去看老李家的一个和尚打坐。看着老人泛青的头项，人们不由得就要去回想那座辉煌的庙宇；同时也想起停泊的帆船，欸乃之声不绝于耳。老和尚打坐完毕常常就讲起古来，大多数人却觉得像讖语一样费解。

齐魏争夺中原，洼狸人助孙臆一臂之力，齐威王才一飞冲天，一鸣惊人。秦始皇二十八年先到鲁南邹峰山，再到泰山，最后来到洼狸，修船固锚，访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神山。孔子四方传礼唯独不来齐东，野人知礼。圣人尚有遗落未知之礼，派颜回、冉有来夷族求礼。他两人在芦青河上猎鱼，学圣人钓而不纲。有一洼狸镇人听墨子讲经十年，出自他手的飞箭能行十里，而且驷然有声。他磨一面铜镜，可以坐观九州。洼狸镇还出有名的僧、道。李安，字通妙，号长生；刘处玄，字长真，号广宁；皆洼狸人。万历年间飞蝗如云，遮天蔽日，人食草、食树、食人。镇上一高僧静坐入定已经三十八天，后经徒弟用铜铃引醒。高僧直奔城头，手搭凉棚道一声“罪过”，满天蝗虫收入袍袖，又被他抖入河底。长毛造反，四村八乡的百姓跑到洼狸城下，危急时城门大开，救了四村八乡。……如净琉璃，内现精金，以前妙心，履以成地！

8 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懂，大家还是十分激动。长时间

来，全镇忍受着令人难堪的寂寞和无言的痛楚。河水消退了，码头干废了，听惯的行船号子也远远地消逝了。一种说不清的委屈在人们的心底泛起，渐渐化为愤怒。只是在这嗡嗡的讲古声里，有人才醒悟过来：老庙烧了，那口巨钟还在。岁月把雄伟的镇城墙一层层剥蚀，但还有完整的一截，余威犹存。大家似乎觉得：没有了那么多外地人来镇上搅闹，倒可以生活得更福气。儿子会更孝顺，女子会更贞洁。

河水无声地流淌着。窄窄的河道，水面上泛着苍白的颜色。一个个“古堡”似的老磨屋矗在河岸，渐渐有青藤攀上石基。大多数老磨屋沉默了，只有几个巨磨还在一天到晚地转动，发出“呜隆呜隆”的声响，牛蹄踏不到的地方，轻苔越来越多了。看磨老人用木勺扣击着黑洞洞的磨眼，发出“哐哐”的声音。老磨缓缓转动，耐心地磨着时光。远处，那段高耸的镇城墙与岸边的老磨屋久久对视，沉默无言。

外面的人似乎把洼狸镇给忘掉了。不知又过了多少年，才有人重新记起她来。当然，外面的人首先记起的还是那一截镇城墙。当时我们的土地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到处都在沸腾。人们完全有信心花上几年的时间，超过英国，赶上美国。外面的人就是在这时记起了镇城墙的，记起它的上面有好多砖。于是，一天清晨涌来一群人扒城取砖了。洼狸镇一下子呆住了，不少

人激动得啊啊大叫。但扒城的人群手持一杆红旗，镇上人知道有些来头，就急急差人去喊四爷爷来，四爷爷当年不过三十出头，因为他在老赵门里辈份最高，所以人们也就这么喊。当时不巧他发疟疾，在炕上折腾了一天，实在没有力气爬起来。去的人是隔着窗户纸向四爷爷报告的。四爷爷听了，轻轻哼了一声，吩咐道：

“闲话没有，先去把领头那个人的腿砸断。”

镇上人抄起抓勾、扁担涌出了城门。拆城的人正在兴奋的时候，没想到一眨眼给围困起来。洼狸镇人挥起扁担就打。被打倒的人爬起来嚷：“讲不讲理？”举扁担的红着眼睛还一句：“鬼孙子，祖宗的城都敢扒，哪还有理！”说着扁担又从空中落下来。拆城的人被迫自卫，纷纷把手里的器具架在头上。有个打头！闷气憋了几十年，好哇，看家伙。洼狸镇人弓下身子，个个都机警地四下瞟着，猛然就平地跃起，挥起扁担，下手恶狠。拆城人慌了。正在这时突然传来凄惨的一声长喊，在场的人都不由得住手去看：原来是那个领头人的腿被打折了；一边正站立着一个镇上人，他嘴唇发青，颊肉微微抖动，头发一根根直立起来……明白了，这是恶手，不是唬人。洼狸镇大清早抖出了几辈子的凶气。拆城人不敢犹豫，抬起断腿的人就逃散了。一截城墙就这样保住；以后的几十年里虽然动乱不止，但仅仅丢失了三块半老砖。